九

呂新吾先生去僞齋文集卷之八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愼多　重刊

愼高　授梓

姪孫　聲潤

振　詮次

姪曾孫紹楨

姪玄孫蔭庚　訂正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塔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策問類

襄垣眞士會策題

問舉人事動大衆民之大戚也乃其勢有不得不然漳河西突斬關而南一歲侵尋數十步勢不沼吾城不止夫以萬室之邑委洶濤與勞萬室之民障而北之就急則今日之事當披曳旦夕講也顧經畧將安施財用將安出丁夫將安役議者謂紓北關之患則勞當倍之夫北關之被禍深且久也而又倍之勞可乎又謂免土夫之差土夫之第宅在剏床也而又寬其役可乎十年之間兩事城工民已告憊矣疏塞重役又何以堪我欲其費省其成亟其勞節其功百世利則生斯地者知之也而不得爲願以告得爲者

鹽策

問權鹽一事自昔講之矣漢唐以來佐國費寬民征實重賴之而賢良謂其當罷是與非與我　國家邊儲半藉鹽課歲額固稍稍充矣其法則患於難行浙淮而下亡論已解池我晉鹽也難行愈甚甚民誰食無鹽獨不食解產豈地無美利與抑人官有未精與說者謂攬中當禁是矣亦嘗禁攬中而鹽不行恐其獘不在攬中也又謂私販當嚴是矣亦嘗禁私販

而鹽不行恐其弊不止私販也數采則患其竭積采則患其壅何以采之官鬻則病民民鬻則病官何以鬻之夫　朝廷之愛民甚矣今禁其所甚欲而投其所甚不欲無乃非　朝廷意乎即不恤民情然法愈密而防愈潰其計固甚窮也邦於數說外固自有權宜之法與近議者欲分路以便民而減解課以益齊淮於歲額非益少也臺使者欲稱職竟罷議不知其議尚可推而行之與泥銅版之法者又謂其難變不知其法亦可變而適之與夫國不足則財貨爲急國足而民病則民爲急茲欲國民兩利而又不詭于法

果何術而可

守令問

守令與生民共休戚其責任至隆重也今欲談昔人數往牒執事者非不能其所以相待者淺矣姑與論切近事　朝廷羅真才而布之郡邑謂安民也　詔令且諄諄下恤民未有慰恬時茲何故豈法制未備與責成未至與委任未專與施爲未久與斯四者未盡然也速遷則無遠計久任則多怠心良吏當不然邦待之者必自有道也殫心力者難聞飾耳目者多譽邦兼之者必自有法也課吏無出於廣詢廣詢得

吏政與督吏無出於簿書簿書盡吏才與無論成周
今吏治且讓兩漢恐施設者亦自殊也古稱安民在
教養今養不敢知乃其教則學校與法令耳兩端外
果無他術耶抑養民之政亦自有在也識者謂寬文
法尚真實使冀雄豪傑各畢所志而監司者按部以
考其成其說是否執事者將待問以行也

均丈問

問則壞成賦夏道也百世因焉則以良法百世無弊
耳我欲則襄垣之壞其道何繇寸寸而度之耦矣乃
任人者狥情以滋弊畝畝而親之真矣乃自任者欲
密而反疎或云質其半券夫一家百券或二五百券
可勝質耶或云識以灰錐夫土動錐迷且灰不可標
望可久識耶庚午量冊分為九壞所謂繭絲牛毛也
而識者笑其徒勞豈天下之事亦有詳而失畧而得
者耶上下山陂奔走百姓所謂擾民多事也而識者
謂其永逸豈天下之民亦有擾而安逸而病者耶傳
曰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我誠求之矣而遠不可中諸
君子為我中焉夫使百姓恬無事而我得坐食名所
不辭也事不可已而我得紛更名亦所不辭也

兵食

問戰陳方畧孫吳以來備矣一心玅用可以空譚顧所藉惟兵與食兩者不足即有孫吳未能以空譚濟也　國家定鼎北平環九邊而坐之懷戎在我不啻門庭近矣乃尺籍之額浮於百萬不謂足　兵邊儲之供浮於六百萬不謂足食不知更益幾何而後謂之足也說者謂自有兵而後無兵自有食而後無食此不若無食此二百年以來事何可輒變又謂以兵爲兵以食爲食兵食滋益困惟無兵之兵無食之食兵二千年以前事何可復問又謂足兵不若無兵足食也乃所以爲食食也乃所以爲兵此其說安指與今

西事孔棘非戰之難也而足以戰爲難諸士爲我策焉直須鑿鑿若迂奇無當語即工也將安用之

孔孟同異

問孔孟無二道而孟子尤願學孔子者然間有不同天王均其主也或主於尊周室或主於王諸侯管仲一事業也或大其匡合或卑其功烈均之事君也或盡禮而人以爲諂或抗節而人以爲驕均之論性也或以爲相近或以爲皆善均之去齊也或三宿出晝或接淅而行均之教子也或言愛而必勞或言責善則離無論　孔孟兩人難以盡合即一人言行亦有

自相瓶罄者以孔子言之既云無道則隱矣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既問如或知爾矣乃與曾晳遊樂不與二三子事功及門自顏子之外皆不許仁而許管仲如其仁豈曾閔之徒不如一霸佐耶子張干祿之學教以多聞多見而子貢又都其多學而識豈聖門授受原自有兩途耶南子可見而孺悲辭歌喪閭聞而夷俟杖諸如此類豈亦有說與以孟子言之既云不見諸侯矣而至齊朝王豈不爲臣不見之義既云得之平陸矣而受其饋交豈不及物不享之云關二品之說而道性善是矣他日曰忍性又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性何以服諸家也禁惠王問利而言仁義是矣他日見齊宣豈不禁其好貨又稱公劉好貨何以服惠王也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以爲百世之師齊桓晉文聖徒不道何以稱五禁之盟諸如此類豈自相矛盾乎二三子合而言之以觀尚友之學

碑記類

誥贈一品夫人沈母朱氏祠堂碑

萬曆辛丑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龍江先生以原官拜麻起爲內閣大學士又明年考二品滿陞太子太保贈曾祖以下如其官贈祖妣曾祖妣祖妣皆一品夫人給

與應得　請命蓋特典云丙午先生歸既葬黃於墓矣宋氏者先生母也先生馳書謂坤曰鯉不意徼福賜季之霈得一品恩上及三世先君以先大父之恩慰先大父以曾大父之恩慰我姓故耳其祖妣曾祖妣不一姓也皆非宋其何以慰我先慈吾恨不以吾恩馳外王父　制不可恨不祠我外王父而血食之禮不可其何以慰我先慈我欲於所生之地以榮宋之有夫人也於古有不仲報曰先王未之有也然情所難裁而禮可義起者亦先王所弗禁古者設　以依神而丁蘭刻木徐孝肅圖父像爲影堂而程正叔作主考思所極不相祖述祠焉又於母家奚而不可先生乃卜日而建祠焉正門兩重皆西向爲南北耳房二入而轉北爲拜廳五間北向又深入爲祠堂五間皆南向繪以藻山綦其楹戶綺其交疏以獸面爲門環東一區盡北爲享胙所三間南向盡東爲神厨爲祭器庫凡九間西向繚以周垣樹以松檜軒敞穆清一視宗祠是地也唐睢陽北門天寶中張許守之邊月陣雲千古依稀如在夫人每以忠義廸先生蓋有所種云或曰祀之日誰爲主人曰沈氏子也姪不廟姑祀以沈而歸賑于宋焉祀之日誰爲配曰有郎

之祀姜嫄世妃也不敢以高辛配夫人配其梧溪公乎男不家女祠宋地也祭畢歸梧溪主于沈焉若祭田則給宋之子孫使爲粢饎以供夫人祀以世夫人澤爲券于官俾不得鬻庶幾世守乎呂坤曰先生孝思純摯於無中起念以創古不必有之儀安知天下後世仁人孝子不徵爲故事而興起者是先生錫類之弘也郝語有之非作始之難而繼之難所願繼先生者世此脉亦世此心世此心亦世此祀曰宋我所自出也不忘我何能忘宋無論先生是先生寄念于後之人而後之人沂念於先生也既醉云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願以祝先生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願以告後之人

明資政夫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靜齋軒公祠堂碑

左都御史靜齋軒公以天順八年甲申卒至萬曆十九年辛卯百二十有八年矣子孫無顯人門墻無舊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公自新重公名檄所司議專祠邑長曰費詘以動民民貧請待之今大學士歸德沈公鯉時爲禮部尚書家居兩院爲建坊下府府計料三百金報曰庫羨足辦此矣舉期催命沈公

乃走使簡吳公辭曰　坊以榮名鯉不德亦既倦有
坊矣鹿邑軒公吾鄉名卿也當祠祠以費寢曷以是
金爲祠軒公有祠鯉榮莫過焉吳公喜曰軒公以德
重沈公以好德重是舉也爾賢競美矣乃命鹿邑令
某搆地爲祠正堂幾楹右樓幾楹　公之從孫奉祀
生宗周宗孟以記請於沈公公曰我事也我記不可
以傳乃以命坤余公之同郡後學生也又厠縉紳末
嘗閱正史及年譜知公最悉敢據所聞爲記公名輗
字惟行登永樂甲辰進士授行人司副選監察御史
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又十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又八年陞刑部尚書明年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
南京糧儲又六年而告老公之仕進始終如此入官
以來振紀綱飭將吏擒巨寇賑饑民戡豪強興學校
撫流移覈錢穀練兵馬革弊蠹憤刑名清屯牧公之
管業始終如此嘗謂樹天下之勳伐者必有高天下
之志節世之書雲麟名鼎彝間亦有如公者惟是菩
簡巖于一介獨立幾於無峯去惡近於盡法一時中
臺前有大康顧公後有軒公兩人而已初公之以進
士使江南也江水帶氷流觸舟舟敝衣盡濕公擁一
衾而卧有司請更衣不受索火煖之燥乃行居官不

饒遺人有饒遺者亦不受曰莫非民膏一省兩省耳
行李蕭索門庭寂寞車馬衣裳淡雅如寒素每嘗僚
宴會歸語家人曰今日喫得滿腹贓物欲吐不能人
以比趙閱道稱衆中寡談笑當言則正色數語無剩
辭聽者如飲冰莫不畏服諸諱之羣劇戲之席見公
至則肅然斂避鄉飲酒禮莫過也朝會時公卿各以
類聚談笑無言亦相偎分笑公擇一僻寂地滅燭獨
處鼓靜入班禮畢則一肅揖拱手而別奏疏無枝蔓
語致書直叙事情無諛言無俗調與人未嘗處其薄
乃兒女子情沾沾瑣瑣則生來無此色態人以比包

希仁用法嚴明無苟合一出堅如金石小民犯者猶
從矜貸至墨吏修肆吏詩刻吏倚城社而豪敢縱恣
之吏欺罔吏皆廉知其不法狀多所彈劾便宜則發
問如法不少寬借不請托亦不受人請托有請托者
不發封亦不問姓氏所至肅然憚之文武將吏戒無
試其法人以比趙廣漢公之學以誠意正心爲根宗
且與河津薛文清同鄉舉意必講中庸學乃其人兼
而剛清而激嚴而確不矯僞不慘礉豈不誠正邦極
高明矣倘遊孔氏門墻渾化其直方而融以溫裕當
不獨爲清介士庶幾聖人之徒與嗟嗟自世無斯人

而簠簋無靈龜之餙矣堂陛無貔鳳之嫌矣罍罭有
吞舟之漏矣世道傷心識者莫知底極而矜盡助翁
之君子猥云崇長厚悖博大滋水國以霆靈驅雲駕
以鞭策豈不痛哉固知斯人不可一日少也公告老
時莫廟召而視之再三留知不可強賜路金有加卒
之日上震悼賜祭遣官營塋皆出特眷非禮卿爲請
云古之君子有懿行者殁則祀於其鄉公既類祀于
鄉矣建特祠自吳沈兩公始其牲牢之典舉於春秋
曾無如兩公者其人余爲樂章以待之其辭曰　赫
赫兮英英萬現兮一凝鎮黃輿兮宴青冥駕屏翳兮

驅豐隆凌積雪兮層冰前茅兮招搖退舍兮攙搶停
悽兮舊疆瓣節兮新亭陰陰泠泠兮明月清風右　迎
神
懽羊簫鼓兮將將拜庭除兮羅寇對越兮羹墻儼
若嘗黍兮有我蒸嘗顧夷猶兮須臾無我遺兮巫陽右
享
神絳燭兮煇蘭薰灶烟沉兮博山鼎俎兮既薦交酬
獻兮賚我同懽邁言歸兮律令悽予情兮不爲盤桓
風霆迅兮欻發山河振撼兮公還右　送
神

雖州守寗肩楊公遺愛之碑

爽鳩氏曰惟天下之至智能愚惟天下之至勇能怯

惟天下之至仁能忍而智也者又濟仁勇以成功者也易稱神武歸之聰明睿智而孔子行三軍必曰好謀而成然則成天下之大事者德豈可少乎哉蓋余數十年來於蜀又得寓啇楊公云萬曆壬寅公以水衡郎守睢一介不取人曰棄吏也三月而百弊俱釐百費俱省人曰良吏也民有弗良者非至庭一無所按問人曰安靜之吏也上官之知公亦云云公自視歉如也曰大丈夫事業僅僅如此耶楊思敬者州之罷閎吏也虎據北郊陰綢豪俠魏博河朔間擇尤屠狗之徒皆爲死友即民鬬所指名各聚稱雄長者數十百人無論小醜是時河工大舉役者十數萬人賊雜徒作中伺嘯而聚梁宋之民洶洶無寧日總漕汶閒兩臺下所司議而幸武功者議勦乃命藍都司練徒卒三千往捕之凶垣旣鑿師出有日矣是時楊公與儕兵蘇交宇同年也獨以心事寄之曰時者事之藉也時未可動莫爲之先密報當事者曰勿激激則玉石俱焚矣數日羽書下促之公又報曰無亟亟則機事不密矣是時思敬布皿黨於州衙雜青衣中謦欬必聞雖智者無所匿意公知之益弓其腹心蒼輔明等數人於臥內執戈坦腹摧心人爲公危

曰抱虎而眠公怙如也每於閨閤中太息曰思敬良民爲讐所誣吾不能爲雪之何以官爲久之輔明等習公謂無他腸以語思敬思敬半疑信公下令曰思敬讐於耿氏以抱此冤也我當百口保之百姓有願出結者以告民畏思敬爭名保以苟旦夕公曰保者以思敬來思敬猶以衷甲者從公曰女何畀女以虛名自博耳以兵防是示人懼也不敢入城是示人疑也思敬叩首曰明公活我明日獨來又明日徒手來如是者數四公不捕慰而遣之人謂公怯或謂公受金逸賊公痴如也自是賊黨漸懈值河工罷役公竊

報當事者曰將至矣乃召思敬而謂之曰惟我知女當道不知也恐有後憂女從我而西爲女申理乃以兵五百衛之前驅其黨之黠者環道左露刃耳語欲劫之思敬動色公穩之曰女有杞讐懼殺女防非防女也衆皆散將入汴門者誰何之衛者曰楊思敬也門者曰正女之求女來授首耶縛以入思敬號公曰救我救我公曰行矣負女矣女終不欠一死乃以萬姓肝腦爲殉吾何忍吾寧負女不忍萬姓思敬稽首泣曰小人知罪矣無一怨言兩院以屬吏開封尹某者疾惡人也於燭下杖殺之明日解院報曰死矣

方監察恚曰吾欲獻俘以旌楊守之伐奈何斃之事遂寢先是將送思敬公印赦帖數千紙曰作難者楊思敬也餘無罪各鳥獸散以安耕鑿思敬死一朝發之四境貼然當是時非公則株林之變又在翟璇間矣乃有思功者爲蓽語中公公竟左遷去公論至今寃之尚憶嘉靖辛亥時張少保居來令滑高章任敬之難公以孟珏李實免舍卒應變疾電迅雷豫故也萬曆壬午杭州汎軍劉廷用高文英等怨行錢縛吳巡撫欲殺之以救得免遂夜掠市肆殺人而奪之貨市門晝閉鄉官吏垣陳三謨等白監司嚴夜警故事杭城士以上役盡免貧無賴者擊柝民苦之三謨等又白監司柳其惰失巡者數人豪民丁仕卿不平謂監司曰鄉官高枕而驅貧民以衛之又取其失期者刑之如天道何遂破柳者而反焚劫三謨等家殺掠甚於軍事聞廷議以張公往公至下令謂叛軍曰若等罪不赦吾統全浙兵而來女安所逃死哀女無知且寃女能勦亂民而平之吾不獨赦女且有望外恩廷用等捕反得百十餘人而梟之民變乃平公因冠帶廷用文英禮愚曰隆又令董軍事二人怙寵魚肉諸軍諸軍忿曰始爲亂者女也乃今操事權苦我耶公

因設颺令投之得首惡九人以他事縛而誅之亂軍始寧　上褒功陞公兵部尚書終少保嗟夫張公樹勛天揭地之功而公妙旋乾轉坤之手張公受上賞而公中危機張公已矣而公方嚮用勳業終相埒爲我寄語楊公豪傑百折而氣愈雄幸無摧萎居來名隹亂重慶之綦江人萬曆己丑進士蓋巳渝間氣鍾此兩公慶之綦江人萬曆己丑進士蓋巳渝間氣鍾此兩公余故對舉今昔而同日語之因以見蜀之多才云

鄒平縣石城碑

鄒平有縣自漢高帝始至今千六百年城於斯自隋開皇始至今千有餘年增以崇墉甃以堅石屹屹巖巖嚮於萬斯年則自萬曆八年邑令李侯始也始侯之來也登城城監不可以車圯者有牛羊跡鳥榆風榆附墻而生出入者攀躋以行不請關鑰每歲議修修輒壞壞復議修記歲歲費不減數萬前令憂之議以歲歲費費於一歲新其城計亦不減數萬父老曰諺云屢常補其直可新而貧者必補補費廉而常補之費易辦也民力不能新矣請罷萬曆戊寅汝南趙公來撫山東下郡國城城亟不可罷於是李侯爲令歲餘矣父老以爲憂謁侯罷其事如謁前令者侯曰無

以城爲也則罷之便如用城則作之費視罷幾何乃
以憂二三子耶明日下令度之城環六百六十丈下
廣丈餘上廣三尺有咫土堞城內外片石一甎無有
也公集父老於庭諭之曰茲城也吾欲厚之下倍二
上倍五易堞以甎視城以石可乎衆愕然曰是前侯
議數萬之所未及者也問歲修之費幾何曰千餘金
侯曰吾欲以一歲費已歲歲費令千百年不復費可
爲之是時拓公家積得銀千八十兩穀二千五百石
侯泰然無憂也曰是當有餘城城下廣三丈上廣一
丈二尺懸濬一百五十有九門樓四堞甎爲之高濶
如舊之半凡一千二百有八十棚門十六警舍十八
通木橋一衝山砌城圍以樊石蒙茸之草不根焉其
丁夫每三人城一尺客戶三日役主戶五日一踐更
終始役其督工官三人者民十六人其匠木十石十
有八其器物爲索之纍百斤人出草五束得甎一十
九萬稅閭架錢一百四十千得灰九十三萬七千則
家戶持畚鍾一人持木一工已還之其費銀五百五
十餘兩粟四百六十石其興作僅五閱月而千百年
鄉平於今遂稱金湯云始驗封大夫張暘春氏鄉平

人也與余同年友又爲郎同舍歲庚辰大計天下郡
邑吏語及疾喟春爲予悉其事如此余嘆曰此天下
才也因民之方與財而督責是亟怨乎曰不疾之信
於民也三百常祿外一介不取諸民贖鍰纔絕而人
信疾之廉里之地瘠而民貧者悉籍爲役食其兩徵
通邑之兩徵者又食之流移復逋貢完而人信疾之
均門外有待鞫之人疾雖饑不退食堂下有榜腹之
辛疾雖懽不竟席而人信疾之仁役之日以節省爲
施予以奬勞爲鞭朴歲寒弛役風雨弛役農時弛役
人勇於赴事也如乘屋樂於效其有也如銜邑誠貧
不告瘼也城兩城而有餘懽又何怨余歎曰使民有
道得其道雖令赴湯火可也況人乃以一臺貴怨豈
不悲哉疾名瑜林縣人太宰王公通家子不通謁及
以最績徵又爲權貴所忌大理寺評事共操前如
此今改工部員外郎事錄其大略俾管理下薪甚有賢
聲城其一事云

重修靈陵縣藥王廟碑

靈陵縣藥王廟碑

鬼神幻誕夢寐昏惑皆理家所弗道即余亦弗道也
又往往聞道之者顧不盡然嘉靖甲寅夏先安人隕
於王室得瘀血症五血壅鬲下輒盈升日夜號

呼聲徹隣里手足寒厥不能寢食者三日矣祈死不
得余亦爲安人祈生不得也以金錢十醫云南上子
生蔓仙者余內兄也家吾南往叩之大驚曰無能爲
矣是曰臟損攻不可補不可余長跽而泣子曰無已
爲君萬一幸不濟無予罪乃擬方服之病愈劇嘔血
斗許不能言有間熟寐夢黃衣人立於牖上問病已
未安人曰未也黃衣曰汝子所拜仙藥如何弗效血
安在指所嘔示之曰愈矣當再劑問先生爲誰曰某
東北人藥聖也視狗吾行矣行復顧曰三日後方以
語人即語藥弗應醒而胸復爽然若未嘗病者詰朝

對客飲食如他日安人遽云云再劑藥熟變如澠安
人惡之竟不服竟亦無恙余謝子語其事子笑曰蔓
固吾名也吾醫其神乎是時余欲嗣藥聖未能第爲
位於靜室日拜之歲已未安人患病旦夜數十起壯
熱不食禱於神得范生同舟所爲方一劑而愈乳媼
嗽以飲食飲之亦愈余遂易病曰此半劑病耳隆慶
丁卯冬先大夫亦患病輕於安人服黃芩芍藥湯而
止明日再作以木香湯下清六丸而止又再作凡六
更方而六止然先君無他症健步如常醫曰勿藥也
余亦漫不爲憂無迫切懇禱狀俄而腹痛下血欲措

于無及矣易危症穩天天非藥聖棄余余弗誠求余
九死安贖已已正月安人右脇隱隱如蛇鼠繞身折
裂肌肉漸如驚豚震撼腹心胸背間一觸一痛一痛
一昏腸腹脹不可以息息惡心頭重身頑麻木穀一下
喎即嘔余憂懵不知所爲遂號泣叩禱於神檢方書
幾徧無是證也安人故多憂思乃擬開鬱順氣蕩徐
徐啜之纔數口而即息飲竟痛止盞脫手諸症如失
家人皆駭異憩亦不知其何奇至此也庚午秋安人
病嗽醫曰常症耳余雖禱而供藥謂必無患歲暮臧
食明年正旦病益篤余始茫然哀禱於神弗應請代
弗應余弟巽之妻前梅者善倩痊麪粟爲粥且夜時
時進旬餘安人漸起漸語弄小兒而嬉是年天下土
當試南宮期迫矣余長安念絕安人強之余曰母愈
見三公不以換即一第奚榮願分膝下恐尺以承顏
召安人恚不食召族諸兄弟雜讓之余固請不得命
乃治裝安人喜是日也食倍比余歸安人以暴瀉終
矣天乎余不孝厥棄於神不極其躬乃剛其心余九
死安贖夫親亟余亦亟禱也誠誠固應親緩余亦緩
其禱也不誠不誠不應今而後知事鬼神之道矣萬
曆辛卯余兄乾祠藥聖而貌之貌以夢又明年余歸

自晉陽乃詳其始末記之藥墓不知何許人何姓氏
攷諸載籍弗得闕以俟博古者嗚呼神有德於吾母
而忘之曰悖飾毫髮以詫世之人曰誣斯二者獲罪
於天天必奪之余何敢所謂幻誕杳茫盡然耶余亦
何敢

寧陵呂氏孝睦田碑

田名孝睦者何祀先人鄔同姓也孝睦以田名者何
可常繼也昔我先君　承德公近溪及我伯考　廸
功公北溪皆仁人也一食一衣思以分人視同姓饑
寒尤爲酸楚欲人人溫飽之弗能嘉靖己酉　廸功

公之子伯待舉於鄉又十二年壬申舉於辛酉於是
廸功歿五年矣齋志未竟明年正旦會拜於　宗祠
先君呼伯待與坤命之曰五世同堂皆我骨肉彼鶉
衣而啜食者夫非　洛來公子孫耶每讀范文正公
義田記吾甚媿之夫入門福氣鍾汝兩人幸富貴無
專餘慶以自封願以吾宗相屬余兩人者唯唯不敢
忘又七年是爲隆慶戊辰正月先君歿七月伯待兄
歿亦齋志未竟又三年辛未余登第於南宮萬曆甲
戌筮仕襄垣積俸金百戊寅入爲天官郎得坊金百
又益之以歲入買常稔田五百畝自兩稅外祖墓祭

掃宗祠營建家學館穀宗族貧者之婚喪衣食咸取
給焉不足先急者甚不足間佐之以家資必無使困
擇宗族子弟之廉而幹者主催科富而有心計者主
出納庶幾乎少竟父兄未竟之志哉遂以券聞於邑
而藏之宗祠俾呂氏子孫世守焉

襄垣縣鄉約所碑

萬曆甲戌余筮宰襄垣秋八月抵舍視事明年乙亥
冬今中丞鄭公撫三雲謂雲中繁僿且與黠虜界一
垣難於試令疏三晉久任者調焉冢宰以余請　上
從之乃移余大同襄之士民不以余不肖當速去也
胥慘慘動離思既強余圖畫之像矣行日大雪繽紛泥
塗載道父老數百人又強易余舄相與震哭於堂署
鄉先生觴余遠郊庶諸君濡衣涕履拜余於原野遠
落僧寨之民又相續執名牒而伏哭於道左者凡六
十一聚幾千人有載香血涕者有曾爲余大創而號
泣從車不能去者有小兒跪拜於車前者有再越宿
而至南關驛者僚僚儕儕祖餞伶優亦流淚奏樂哽咽不
能侑視明年丙子爲余祠又明年丁丑爲余碑嗟嗟
民情之厚亦至此哉以余寡德之人叨食茲土歲餘
矣諸所供需孰非百姓膏血而毫髮無補焉方用爲

嬪乃百姓依依有餘情風俗蓁蓁忘令之大惡而小
惠是思也余何敢承邺將曰某何功德於我邑民而
惟不甚虐也我邑民猶不忘用以風來者云爾余何
敢承昔余之在邑也蒙昧無達識一令下一政行於
民情舉無當也民乃大拂唯時所師事者雙峰姚公
西坪賈公實指命之諸縉紳長者及士及父老實箴
戒之俾不迷於嚮往以速大戾何德與功而百姓之
念余若斯也往謂襄俗儀悍至載諸職官誣甚矣誣
甚矣夫舊令之不忘厚也薄施而後享焉耻也二三
子無重吾耻設謂余未可棄也時一在口煩聞縈矣

安用祠儻藉二三子龕靈不以大罰之罪褫也異日
復得道銅鞮相與周旋余豈忍忘二三子哉舊遊之
地將睠睠凝睇焉二晉云何恐以謂報祠也是掩余
愛二三子之心也余欲毀祠瘞碑乎恐拂二三子又
懼弗從其改爲鄉約所夫邑之有鄉約以崇 聖訓
也士民暇則與聚焉談禮讓敦情好以保其丘廬而
佾益長厚蓋有邑則有之矣向余念弗及此實闕然
有遺罪焉請以余祠名之二三子其從則是舉也匪
直免耻亦以遠余罪也是二三子之益愛余也

女兩墓碣

兩吾女也行仲其毋名之曰兩生於萬曆癸酉五月
明年余　延對之燕攜之燕尋銓余襄垣令攜之襄
垣再踰年而女識襄垣以爲家丙子春調余令大同
余攜之大同大同寒苦甚俸不得饜小兒食長者
食性善驚以驚得疳病十月十日死於公寓葬城之
西南半里兎窪村女秀而慧四歲有成人識余行役
日不歸則日念之歸則停膝而喜視余饑寒則促飲
食走火自余之遠兄弟也少長五人出又官絕塞少
骨肉尤憐愛之死之夕瀝沂泣盈眥數云家去蓋謂
襄垣云嗚呼兒寧陵人也家何在兒有知則歸寧陵
於禮殤不誌余携女依依四千里而葬之極邊不以
歸則余心不忍誌之銘曰余携汝來余歸棄汝爲宋
西人爲雲中土嗚呼汝苦

廉惠倉碑

倉名廉惠余所題也倉之粟司農大夫監寧武糧儲
劉公景澤所積也粟何由積景澤以羨金及贖鍰所
糴無額多寡顧其人景澤所報十
糴邊儲舊報餘餘無
於從來矣邊人苦米珠而代稍通糴萬曆壬辰秋米
粟之賤視往年倍景澤曰余平生不以公鑽實私橐
顧兩年所報繼者已難而復益之如僚友何且遠利

而近名吾耻之以其餘遺後人後之君子亦耻之代
之軍民實父母我而我視之子也盍以惠諸乃自俸
薪外盡捐之得銀二千二百七十兩有奇開市倉門
得粟二萬解貯之歲益倉是秋北倉糜兵於代貧日
擊焉孺人曰富哉積也人二斛饑歲可活萬人王賀陰
德能修於是乎景澤尚未有嗣行且多男多貴多賢
皆如景澤以世其德彼括萬人之命拯一囊以肥子
孫天道可知矣景澤砥礪名節中外皆知景澤廉至
其以廉爲惠則人未有知者乃扁其倉爲今名仍紀
其事於石以告後之君子景澤名先新安人

寧陵張氏世德碑

余童子時旧里人質不開後生欲竇余顙焉
無憎慕也謂人生固如是然遂直少文不可以近綿
藐及壯而之四方遊也見鬬鬬人機而厲智乃相雄
其人無足道者而士君子冠金曳綺絕禮趨言席方
貴崇尺蓄頭之飾視中人車馬輕紛多事仕或先身
而後民雅道頹然欲絕廼思純朴士蓋吾鄉有張氏
兄弟云張載夫者名汝舟性長厚無喜慍容廟庑在
齒頰間以貢爲丘縣令丘貧令爲政大都主節愛
景皇子之封也所過費不貲諸郡邑徵富民佐之不

足則倍賦令曰罷萬姓以儉一人竭十年膏脂以辦斯須民弗堪也乃括藏金爲費民用以寧直指謂令丘豈景外府耶而空藏以給設有軍國急何以應之劾罷令令去丘人震道哭曰吾悔之吾知令有今日也吾何愛於傾貲君子以是知令之仁也爲民棄官弟汝楫字濟夫國學生也任自然喜咲面四時有春風其鰥也甫四十餘竟不娶曰以巾櫛之故爲兒女子憂慈父不爲也蓋獨處二十餘年而效學大夫數旌之弟汝霖字潤夫德器如兩兄而簡素自持身外一無所與試於鄉七往還不第恬如也往余爲弟子員三君子者固朝夕之冠紳民冠表而承甫無僞遂口無甘言貌不飾而雅語不俚而真燕飲不奢而情洽共從入則洛城玉川家僮也善教門下士當岸之十三皆化其德稱三先生云余友張子問曰子姑氏子也有父風父惟純字惟一敦龐渾樸如其名買田惟田者券不嫗血不問丈尺人亦不忍欺也嘉靖間以貢爲內丘丞丞職馬政馬家之於丞也會金歲爲常承笑曰子三子皆學序士令皆如子也奚翅千金而利若曹哉辭不受監司賢之檄署沙河署庶四所至民相悅也如內丘時三邑人謂之張佛三子者與其去爲齋文集

孫風教皆卒國子業而諸孫風化風動曾孫所性相
繼遊鄉學風憲風度所養率馴謹類張氏家兒無一
儇薄子蓋家門習養自別云昔人謂天之純佑權漸
與恒張氏爲士族四世且百年矣青衿成列縉紳勃
勃起瀟且恒矣而驟盛衰者即公卿奚貴焉歟張氏
子孫令德弗紹以矜先聲天其祚之哉或云城南箭
村張家自其初祖德高祖思敬曾祖賢祖環世柔良
謹退以忠厚名彼士世已然不自內丘始贊曰如彼
九河來自崑崙其歸必海如彼豫章百尺爲棟流泉
以溉叶嗟乎張氏流長末茂駿駿其未艾歟

呂李姓原碑

呂李音異徵羽世系異高陽神農二氏而聲相近世
之雜一姓者不知幾家也余莫究其原乃我姓則有
可原者焉余家舊呂姓元以前洛陽主戶也入謂聖
功原明皆我先族然無徵余不敢妄認云至正末有
名黑厮者灌園于新安之水南寨洪武二年以報寇
功授指揮官辭　太祖嘉之賜花銀一觔而取　旨
復其家僉世世無所與　旨尾云勅水南寨種菜老
李欽此黑厮辨姓　太祖操筆欲改之筆端墨落李
字上矣字不可就尋擲筆曰便姓李不妨黑厮門頭

起遂李姓其子成因焉明年避兵公孀婁徙寧陵爵邑北
有同姓名者年差長我乃白別曰小李咸云成通儒
重葬法將殮謂其子曰李非吾姓也朝廷以誤成之
然不可改矣我欲生從君死從祖矧以吾音葬我趣
我墓曰呂某之墓故余家多與李氏婚而蓋棺之後
立旌題主輒稱呂公云族人之好禮者求諸心而不
安以問君子君子曰以爲當呂耶則我祖亦尊君以
爲當李耶則喪祭從先祖子其因之余笑曰李家兒
謂呂氏墳墓行道之人必訝之矣因扁其墓道曰呂
先公塋作姓原

考城令見陽王侯宜民政畧碑

考城地濱大河歲患水民貧賦役重尤重而失均者
稱夫馬民坐是益貧侯爲均之歲省以三千計士民
白於監司請鐫石以記後人監司報可侯止之不得
業鐫諸石矣余聞而樂道之曰王侯賢矣哉我未之
多聞也文老曰嘻是烏足以盡我公田之沒於河也
例免租詭者托地於河公核之得濫免四百餘頃四
境之無良者悉知其主名與事不侔也發則重創之
令足以懲奸暴斂迹諸精明類是馬步兵之胥役銀
也入覲之徵路費也官價用之朘削行户也訟獄之

公拘攝濫追呼也一切裁改盡諸節省類是緝水寇則身冒沙石慮河決則方春備埽念荒歉則積粟倍額嚴盤詰則歸並孤村諸防患類是栲掠捕者鬬鷄走狗者男女之雜集寺觀會聚忝者貨戲具者小兒之投桃擊掊者一切有禁誰正俗類是季試文解望試講十日一課士豐供設第高下賞勤能鄉約則聘鄉先生及耆民之有行者表率之數人約而爲勸論諸崇教類是獄者所避罪者所憐惰者所安昏者所忘毅然以身當之不爲勢奪不以謗阻諸據當類是均繇一事烏足以盡我公哉余聞之踢然喜又潛然以悲曰嗟嗟王侯可謂親父母矣父母之於子也愛其身而撫摩之不忍傷憐其財而節縮之不忍費悲憤艱危風霜戈戟以身當之不忍使憂聞有譴訶惡怒莫非至愛眞情嫗嫗咸咸爾義父母則不然寒酸楚熱視之不動念也號呼呻吟習聽之不關情也行道之人爾纔父母則不然怒厲所不能書厲所不欲挺詬徵奪而惟吾之適寃讐爾彼其士若民父之母之者無異王侯也義乎繼乎綿綿葛藟于載有餘恫矣乃當事者所謙讓未必斯人也課最績書上考未必非斯人也父老又咨嗟指數恨公不受知余

日是矣足爲王疾病有衆人知有特達知有百世知
蕭育令茂陵扶風考以第六仍令詣曹帝聞之拜司
隸校尉此特達之知也李果令洛陽鬼神破膽獨刺
史不見鐫名益以顯此百世之知也我是以特達足
以百世自遯世不見知無恨矧王侯所建白臺察下
之八郡本爲儀刑其知也稔也其超遷而特拜也必
矣彼義耶繼耶豈不塗一時耳目博美私去所謂特
達與百世者不知與王侯所得孰多諸君子幸相慰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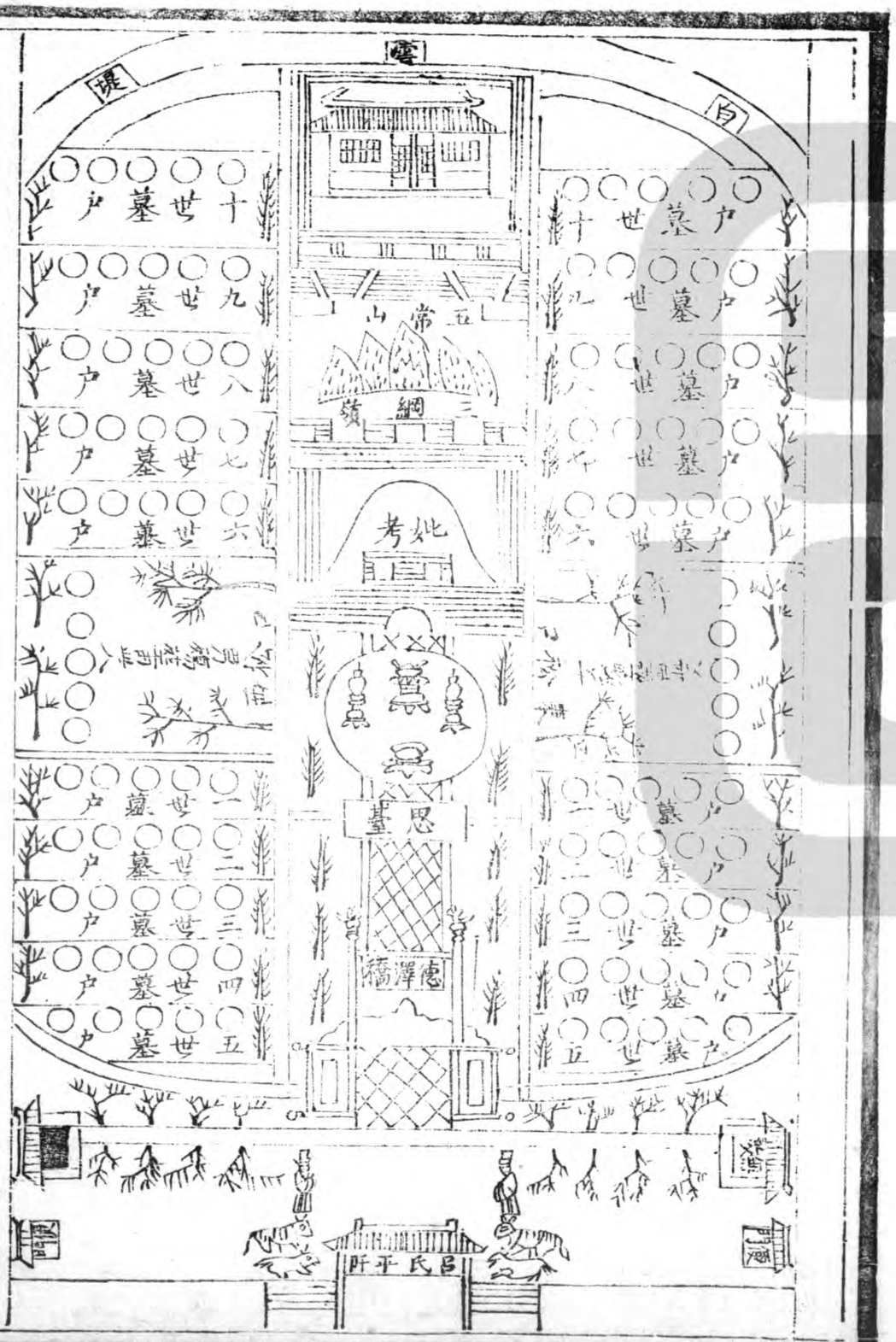
寧陵呂氏儒塋圖碑

圖如井田貴辨也塋名抱子携孫親親之情也一名
揔祖尊尊之義也每區二十五天地之數也中三區
無子孫之穴避祖也正塋皆北首禮之經也兄弟並
列輩同也每穴前後相去一丈五尺便展省也左右
相去一丈二尺備三柩也自塋壯量起一柩占三尺
凡四柩至六柩者分兩封兄弟多面穴次少者一世再借二三世
之穴列至東西各盡處轉而內向至墓戶猶不足復
轉而外向如之字樣以盡爲止餘則空之別世數也
餘四借世餘三借穴不以兩人專一世也兄弟稱數
則東西分列如坐席法奇數則以最少者居西偏如

二世法辨長少也冠娶而無後者齒於兄弟之正穴重成人也正穴之北止許一樹防穿壙也凡塋者入塋門皆自分石下神道尊祖也皆先登思臺首祖設奠而後入墓告至也塋東班者自西人道上塋西班者自東人道上俱過思臺喪禮有進而無退也紙明器皆焚於神道東西示不敢專也塋畢則以主歸寧原不過思臺而反示旋歸也二世以下封小祖一倍塋具減半殤封小正穴一倍僅有塋具殊尊卑也祖重椁正穴棺椁殤無椁昭等差也正穴之墓必豎碣碣必書行如云明某官某字呂公行幾之墓別齒序也族行書於碣左偏考世系也祖考妣並碣名高子孫之碣一人示尊祖也二世以下合婦則特碣示尊君也非合葬則附妣氏於夫碣之旁示從夫也墓誌惟始祖及封嬪分鐫餘合鐫示簡便也無功德可誌者只記姓名年月生卒妻子於碣後惡僞濫也少婦先亡即塋本穴無槨塋寄塋惡再發也後塋者以先塋爲淺深非有水溺腐朽無更椁無更起死者已安惡再動也始娶者雖早卒無子而繼娶之偕老有子者不得越祔內附重元配也附塋者多則旁偕一穴之地接椁分封廣恩也妾有子或慈子或無子而牢

踰三十體貌優殊者始得合壙於嫡慎雜附也妾棺遜嫡一尺貴賤之等也無子少妾壙女殤穴女之類也其有功德無罪過者始爲之椁示特恤也出母嫁母之有子者雖無所歸壙不入塋義絕也晚娶五十以上及荷合嫡人並不入塋惡亂正也外婦子隨腹子乞養子並不入塋惡亂眞也殤壙入西門卑幼也殤穴在祖塋之左右首東西向若侍立然親卑幼之義也朝祖則分昭穆主代告於思臺不以卑幼瀆尊也殤列自外而內其穴自北而南殊於正壙也用子孫之卑幼者各以親近主其墓不襲尊不雜施也殤壙不樹亦有尺餘之碣紀其名氏生卒示不忘也男女非十二歲以上名於譜禮於家不得入塋懼瀆大體也寧原考右妣左地道以右爲尊也二世以下皆男內女外壙位以近祖爲尊也婦人雖多只壙一邊不得夾夫分位示一體也合壙與殤壙俱圍封成墓也牛壙長封未成墓既成非崩陷不覆土壙不再也子孫或肆貪於仕路或喪耻於家邦有犯宗法蕩先業者並不入塋示守身也子孫雖極貴非賜壙及穴盡不得別塋示從祖也雖有大功膺褒贈不得

勒碑於神道之中賢與貴不敵尊也絕者必繼先近門次多子所繼身終之日其業同胞互分彌爭也無繼者則以近門子孫主其祭親盡乃祧不繼之繼也自祠堂五祭之外每歲有展省之祭合祖也明日享胙於兩亭合族也喪事遵四禮以行不動鼓樂作佛事鬧喪請客棓除鎮厭從一切邪說俗說以壞家法崇正道也自棺槨衣衾外悉從儉質重哀素也子孫有惑風水變葬式者不以入塋斥之也宗子家長不明葬法或塋園荒廢二歲不修則更其人重塋也



塋訓附

余既作井田塋法以貽來世恐來世不能守也乃謝陰陽家流無入吾兆又爲俚語以寤子孫曰嗚呼天生蒸民各有分定造化之權在人天將安用我閒爲惡降殃作善獲福奈何舍我本身求之枯骨今世重風水者千人而千百人而百此千百人豈能康吉彼貧寒乞丐之人豈盡衰絕是故一穴之予貧富頓殊雙產之兒有賢有愚一樹花實或榮或枯此其參商可得聞與古之塋者或委溝壑不封不樹既無塋師亦無塋域當時豈能貧賤凶夭如何又有王侯士庶至于西夷火化江南水塟乃其子孫各有衰旺竟舜何塋乃生朱均瞽鯀何塋舜禹聖人果得佳城而爲惡者無凶邪塋吉地而爲惡者不生信是則教化可廢舉世卜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皆荒誕而不情何日者之八字有驗而奇中者又決之五行梅占等數卦卜有靈相憑色貌著違龜從此數者與風水之說相左與抑不約言而同我觀古昔又不但此一長安也秦亡漢王一甲子也武與尉死長平四十萬祖塋皆凶南陽二十八吉穴相似郭璞絕藝不保其身呂才所言豈無一是彼布衣而得天子其墳何應乃

天子世世擇地終亦革命嗟彼羣蒙溺於世情或葬父母於兩地或遷柩而隨龍朝尋暮訪歲改月更遂使骨肉爲塵尚不入土尊長無後不得列塋不知無後者生而與人比舍於人何凶又不知致此人無後者其父其祖地絕地與予誠愚昧不得其情大抵死生殊途體氣各分若使果移種別埋枯根其生其死是否相因烏生鳳凰牛生麒麟兆此奇瑞豈亦有墳又螻螘蠕蜉蝣蠛蠓蟲蟻壽夭不同勞佚各異或飽食飛鳴或彼傷此噬想林穴塒廐草木依麗當擇龍虎風水必有高卑向背大抵人物之生莫知其故盛衰者勢偶然者遇以凶不能避吉不能遂是以君子以天理爲地理以心田爲墓田生惟吾情之所適死從吾心之所安不使陳柩暴露定魄屢遷此亦孝子仁人之用心而禍福吾何知焉至於擇塒卜吉避殃祓除事既可笑心何忍與古者士葬不踰月豈使吉日生者倏然死犯某凶辰何秦俗之清明皆可安葬而周家之嫁娶皆以仲春且同堂之人生相親愛一爲精靈反成禍敗使其殃無知耶又何須避使其有知耶豈忍相害況氣一散而升天久留室家兮安依至於塋後洒掃此誠何心望歸來而不得爲虞祭以

安神邸乃視爲凶禁鎭以符文棄諸中野禁勿入門
遂使一別千古之骨肉爲荒野不歸之遊魂此皆塋
陣以衣食之故愚世人而爲其所愚者以禍福之故
網英雄豪傑於醉夢之中明知其不驗而不悟凡我
兄弟子孫嘗知吾言之可據惟成法之是循毋惑聽
而改度

古風樂府類

擊柝詞 告行人[也]四更不言言無及矣

鐘初鳴夜一更讓汝王孫公子貴人行嗚呼貴人爾
行宴宴無燭令人疑有燭令人驚鉏爾口輕爾足無
縱橫貽爾辱○夜二更禁始嚴王孫遊入金谷園金
谷園中多婬子王孫白輕乃如此嗚呼歸來無令束
縛邪乞哀○鼓三敲漏欲交公子迷且醉相將上危
橋嗚呼危橋古今稱險下有深藏毒龍之黑水上有
百年欲斷之腐板王孫汝勿遊失脚悔之晚嗚呼王
孫情不可恣待汝賦歸去來辭已是鐘鳴漏盡時

茅店嘆 藏行人也

宿不厭蚤起不厭暮蚤起盜乘人宿暮無宿處人衆
藏拙孤行防蹶吁嗟行人無令是頻

道邊穀

道邊穀不得熟道邊鳥不得雛四百年間漢與秦與亡試問桃源人桃源人樂復樂九章五鼎竟何若世事藏中無限趨爲人莫向明邊去

聞裙詞郝氏婦也官令置圍裙無處賣小兒爲之

賊急室空百計無處我身難賣賣我兒女寧衣啼啼長啼一行一顧割我心脾賣銀輸官官買圍裙華屋錦座羅綺銷金上有小兒撚花戲耍疑是兒身不覺淚下不知眞兒何處饑與寒爭似畫兒築上喜蹁躚嗚呼苦復苦築上人知否

預國士

身可漆炭可吞啞癩何足辭難酬國士恩君頭爲飲器安用我頭存橋下厠中誰在此義士甘心趙襄子君不見東隣再嫁妻能爲後夫死

西河守

貧時共糟糠難時共生死婦人誠獨賤結髮事夫子留妾妾在逐妾妾歸亲故誰何殺妾何爲丈夫功名在進取但恨妾爲魯人女不惜一死成君名祇恐名成人薄汝百里奚無賢妻得不殺歌慶慶

阿大夫

阿大夫計何窮厚幣事左右買得身爲烹即墨公身

無主阿人賂齊臣乃是求封汝封亦此身烹亦此身
左右千百只安得許多金但願野闢民給東方寧即
使遭烹無媿心阿雖死不悔拙古來只見烹即墨

懊儂曲道逢故人

懊儂懊儂復懊儂儂易爲別去難相逢別君十年成空憶見
君馬上各西東各西東不可望白首極目但惆悵當
年挑燭有閒論而今遙語聽不真安得急口與白
一句說盡千年心終日懊儂儂自不了仰天忽見鸛鵲
鳥

世文堂歌寄家學諸子

世文堂人千里餘世文堂約近何如應知堂中樹木
爭時長而今漸漸尋尺上當庭之路秋草深當庭之
兒畫生塵庭中兄弟尋閒友架上詩書懷主人詩書
兄弟不相值那恨緩急不予濟兒童益大大益老可
惜百年空草草寒儂秋瓜小纍纍墻頭寸黍亦離離
遥爲吾家歌式微

千金歌贈閒州孫同知

孫君家無三千計願輸千金救饑民眼看閭里溝壑
死我得不死寧辭貧貧後還應有當日死者萬古無
歸魂昭昭大功德實動鬼神無論自今而後子子

孫孫世世食其報只今芳譽滿乾坤海內賢愚大小
誰不知孫臣可憐守財虜以骨視銀貫錢於筋吮吸
貪膏灌輸其身汝饑汝死我自富甜與痴兒蕩子喪
家門富雖稱鉅萬人不值分文良田美室高車駟馬
安足論我願百拜稽首懇向天公說留取金穀玉帛
錢財富善人

雲中憂旱歌 一百十二次

大造保合本二氣長養萬物在洽潤絕塞冷極煖意
薄四月大麥始二寸久旱井涸地可焉隰草卷葉死
欲盡丈老刺促婦子泣庾匱廩竭靡所賑豈是帝德
顧好殺必我長吏惡孽甚惠澤阻滯未下究衆畏虐
焰不敢近小子積罪乃獲免忍使百姓哭道殣是用
沐浴愼禱祀願以弱軀體備疾疢雨帝宥不怨在事蚤
布霞霻活一鎮

格物歌

先天混沌未分物廣無邊際只一物誰將天地萬物
分中有一物主此物不增不減在吾身萬物與我共
此物我與物兮誰主張此物發育乎萬物離了形器
無此物指爲形器非此物爲物不貳精微物包括六
合全體物謂之粗無聲無臭是何物謂之精冤爍矢

溺皆此物世人都將物我分分破此物不成物認得
丸竅四肢百骸八萬四千毛髮總一身豈有星辰日
月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與我是兩物是物也物物而
不物於物在物而不雜於物雖然與我不相離我不
格之物自物要知此物如何格莫把此物當欲物不
離事物非事物不着事物頭空物智周萬物可謂格
工夫不在於萬物也休坐蒲團壁窠冥冥格也休扣盤
門籌逐逐物格得渾融精透時天地萬物總一物格
非知覺與見聞格後知覺見聞渾是物識緯術數真
前知都非吾儒之格物吾右知乎吾無知到此方為
格乎物必朝聞道聞此物山知德知此物默而識之識
此物體認義人神精此物洗心於齋藏此物齋有神明
有此物古今多少格物人不知此物是何物窮理盡
性以至命一格之外無餘物盡心知性而知天分明
致知在格物結纓取義好男兒可惜當年錯認物真
積力久苦工夫只為格物於萬物伯夷伊尹柳下惠
一生格得半邊物佛老莊列豈不格物其所物而非
吾之所謂物

好人歌

天地生萬物惟人為最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

我侫好人歌四座請聽記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
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禮義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
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尙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
好人不持衆好人不作害好人不貪利
好人不欠糧好人不說地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嫉忌
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諠戲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
好人不詐騙好人沒反朋好人沒浪會
好人不封誘好人不詐貧義好人不做人好人不出位
好人不矜誇好人不忝貧義好人不做人好人不出位
好人不村野好人不佞事好人不敗類
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好人不說隨好人不縱意
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偷儘好人不曉蹊
好人不歪強好人不暗昧好人不壞俗好人喜勸世
好人懼法度好人有義氣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
好人行方便好人讓便宜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
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拘大小人好人不得罪
不論大小事好人只忍遏當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
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呪詈貧人做好人說甚千頭地
賤人做好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
老來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強者自羞媿
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千倍好人鄉邦寶好人國家瑞

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好人四海傳好人千古記
我欲學好人一生學不會願與我宗族同附好人類
一切好人事一切休違背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
吁嗟乎百年一去未不還休做惡人溷世間

毒草歌 有序 萬曆戊子春山東饑益二年旱後

也草根樹皮剝掘殆盡又次及野草幸無毒
不問苦辛生艱熟而黑者如鉄黃者如土殍者
橫野不復收余行部山見道間青草一二種
花且實矣蔚然獨存問之對曰此荒花鬼臼
忽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幸甚從有食之者

吐瀉懊憹終日夜裂腸竟不死其難堪視
死甚焉何敢食余救溫飲而代之歌

柳頭盡榆皮少豈是學神農個個嘗百草個教饑餓
綏一刻那論苦辛喫不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
延我生又不速我死速死豈不難長饑何以堪

斬庄行

長清六月纔禾黍大家小家愁無雨草根挑盡木如
冬又見探鸐喫野鼠沙中雞子哭欲絕阿人臥路不
能語三年長餓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女破屋一叟
揭榆皮我問揭之欲何爲土性多沈慘性浮榆素和

之可爲糜極知強活能幾時暫於腸胃勉撐持妻子
填溝壑老何存死者長樂生者饑慟哭無聲但有淚寢
骨令人摧心脾道旁一廟有神坐黃金爲身受香火
　閭門行　祗亭作也可發知已一笑
閭門自古王孫路妾在閭門臨巷住自嫁夫時便食
貧妾自當嬴日應人賣馬金車橫巷道五五二三三來
調笑索妾傳觴令妾歌還迯還送奈客何所恨一身
兩不顧阮郎召已喜劉郎怒向隅偷自揾啼痕羞着炊
婢知妾心紅樓昔日生嬌癡母家無處不稱客紗窗
閒却舊粧臺而今蓬髮染塵埃女命常安樂婦命有
厚薄女時由已婦由人始信爲人莫作婦人身
　艾虎行
一陰生五毒旺五毒之害虎爲長虎今卿艾制其雄
何況蠍蜈蛇蠏與蝮蛩藏伏深窟裏不敢青天白日
公然行世間千毒萬毒發能數無端爲害令人怒翕
獨草雞良獨難不如制其大毒餘自去
　太初吟
一九二六合握吾手身在天先與天後萬古生消一瞬
申乾坤短折蜉蝣壽一九之外漫不極圓轉一九無
休息我探其極甚不難非高非厚亦非寬我身之外

渾無我應知天外更無天閒剖一丸觀棗籬眼底紛
紛礙行腳吸取五湖四海九河與百川橫吞萬嶺千
山成大嚼水將山送入腹中須臾渾化都無踪兩間
無芥蒂萬古自清平剩得我身倘處寄藏在纖纖野
馬內

逝者吟 和葉君歌

大道有三逝鑪鍾此萬羣丈人且安坐聽我逝者吟
有個形逝者一去成千古兩露來上天花謝成泥土
彭殤等一盡盡後皆朽腐天仙不羽化尸解還歸母
萬有總成無萬無歸一空不聞久枯木枝葉又重榮
不聞久枯骨復爲血肉形此身亦大難胡爲厭苦生
有個氣逝者不隨形而滅薪盡火不盡閒鑄無休歇
尾閭接崑崙滄桑互盈竭精氣復爲物遊魂變爲孽
五帝歸天氣還可釀三王桀紂之餘氛安知非始皇
總之此造物不離此氣化純則群靈分雜之爲五霸
氣化無終窮輪廻成代謝百代前頭我知我是誰身
千秋後來我知我是何人貞元互終始無舊不爲新
混沌又開闢千番無主賓有個不逝者幹旋此逝者
若無不逝者逝者亦舍也户牖日開闔有樞爲轉移
車輪千里行特軸爲生持傀儡死如生線索爲假提

線索一斷絕活機爲死機造化司主滅是爲萬物君
先天有元氣又爲造化根在理爲太極在天爲北辰
在地爲坤維在物爲命門無物不顯道泥物失其眞
君子得棚柄道體會吾身可以感變化可以行鬼神
欲遊刖上者請吟逝者吟

參前倚衡吟和葉君歌

參前倚衡吟頂門一透鍼此鍼有口訣塵塵指與君
千古眞傳授只是存此心存此心千古眞賢聖只是此心存
此心苟不有空勞見聖人此心若肯存觸目皆成眞
不動不言時敬信滿胸襟造次顚沛際終食不違仁

出門如見大賓承祭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戒狐不可棄恭敬忠信人起居食息間一念常殷殷
行住坐臥時此箇常惺惺通乎寤寐中猶然隨影衾
豈必在立與處處參倚心既是來參倚便可日相親
不須防去來操切相捉捉不可時倀旁皆敬都忘却
楊花飛愈離沐猴縱乃躍和風拂翠柳遊魚躍靜沫
勿助而勿忘無縛亦無脫如以易爲難終緣苦得樂
彼我成一身不離那有合乃知參倚者猶是顏之卓
待得兩相從那復問博約我再告學人先絕苟念頭
持將此忠信萬敬四字結爲死生遊雖是動中用豈

宜動靜永寂寂惺惺中綿密更綢繆念茲只在茲雖
休亦勿休養得此念熟一決江河流種豆必豆苗應
感證幽獨千軍萬馬中靜定以運籌此味嘗始知累
確勿優衆策我老老身願與爾同修

節孝勉致白樂天體贈侍御中素祖母

良人去日無離色計歸年不計月但願骨肉聚首
懽何言聞裏孤身妾猶念歸來行路難誰憐溫饑問
寒熟當知歸晚不歸身一霎生離成死別孤館老親
勗可知妾身萬念俱成灰長號一聲天爲泣拔刃自
頸甘如飴鬼神詞護得不殊或謂十人在妾腹忍死
有身爲存夫從此保持若驪珠繼姑逼令改事人抽
簪刺目自爲枯婦矜已貌世所同悅已亡爲讓容
刀瘢簪跡不離靨保得無人娶嗜欲生爲孤死爲孤
九轉百回寸寸腸萬古千年房房夢魂結得夫形
骸淚血滴成兒肌膚甫得三年離乳抱種種食貧向
誰道紡績麻葛件兒燈拮据夙夜愁中老有疾不令
醫入門止欠一死未亡人兒已成立不須我正欲同
穴泉下魂兒生不識父何狀望土刻木只想像但得
寫我一聲哭那得彷彿真模樣懷古讀詩麥蓼莪罔
極欲報奈若何一刀慷慨殉夫易半生憔悴爲誰活

荆溪士民服節孝　天子聞之賜旌表一幅　并詔

自天來一滴黃封墓頭草節婦爲陳開福祉門祚昌

隆自今始儀古先生眞孝子孫是西臺名御史三世

茨黃他日事天酬節孝固如此

何必吟和友人語

衣何必文繡食何必膏粱埋何必吾子死何必故鄉

是何必自已非何必他人利何必獨我害何必汝分

官府來

詣天鼓吹衝天士皃女懽呼看官府里婦携兒傍里

門其言此是天上人一乘肩輿擁百卒奔走饑疲那

敢論就中坐者眞秀異珠履金冠錦繡身道旁迯送

簇如蟻俄然雷應齊聲起華蓋翩翩幾片雲暗後追

隨連數里須臾聲遠車塵歇兒歸女散柴門夕甌中

無米室無烟獨抱饑兒啼明月

輿夫詮

左肩病右肩腫遷轉左不堪速轉右未甦欲前不前

眷零窿舍淚告蒼天爲余生十肩

田中草

田中草終日耘千鋤萬鋤難除根根不根今更蕃王

一莖芟罷千莖長悔不着意搔其萌可惜士膏日培

養物極當自有衰時實未成今折其枝根不可鋤種
可斷明年應不復繁滋草今草今於汝豈無情嘉穀
爲爾不聊生安得並育不相害與汝相忘田野中

觀鷄鬬

兩鷄鬬爭糠粃黃鷄烈怒背皿瀝冠白鷄躍距披其尾
庖人蹴之猶不已鷄乎鷄乎汝奚爭庭前有客莞巨
卵

鑿木蟲

無時任自然有時讒成累生來亦可喜造物無終惠
木蚘樂無生芳菜悲秋墜終須有墜時生之果何爲